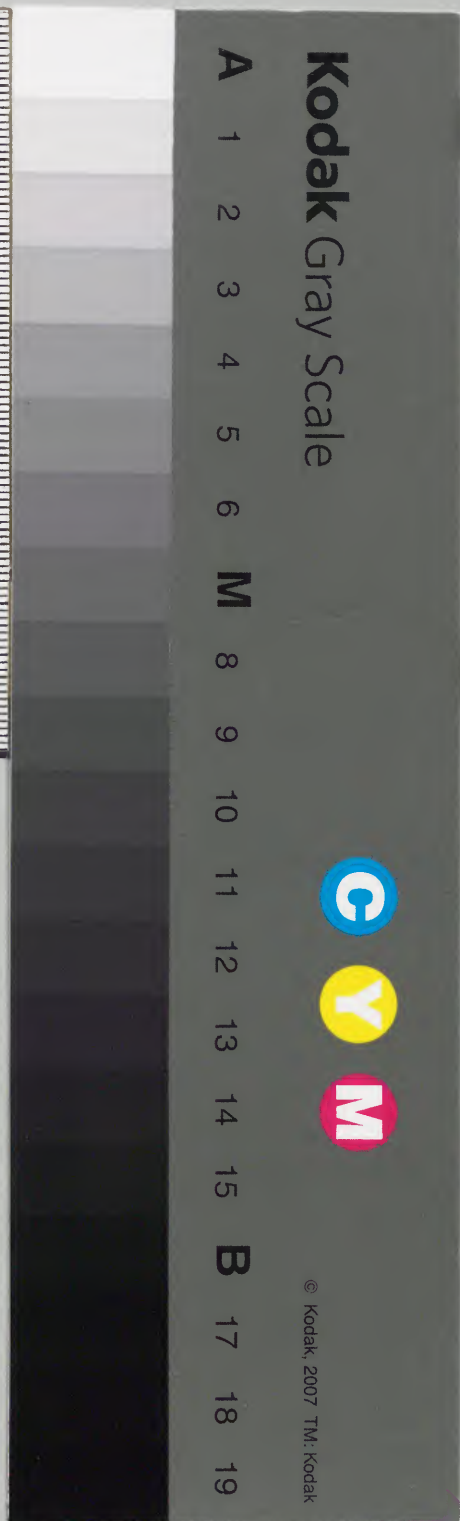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九	一	二	一
八	〇	七	八

內閣文庫	
漢書	四一
類號	九一
架冊	六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19
冊數	8 (8)
函號	281 12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五代史卷六十五

宋歐陽脩撰

皇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暫掌國子監事臣放文禎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南漢世家第五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
父謙為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
湘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禦梧桂以西
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巖謙卒廣

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中節度使劉崇龜死副薛
王知柔代為帥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瑑單玘作亂知柔
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瑑玘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
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彥
若卒軍中推隱為留後天祐二年拜隱節度使梁開平
元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
護三年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
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士是
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辟地多游焉
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
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洞
潛趙光胤之徒隱皆招禮之定保容管巡官曙唐太學
博士濬崇望之子以避亂往衡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
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傑善星曆唐司農少卿
因避亂往隱數問以災變傑恥以星術事人嘗稱疾不
起隱亦客之洞潛初為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嘗師
事之後以為節度副使及龔僭號為陳吉凶禮法為國
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數人為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
王是歲卒年三十八弟龔立

龔初名巖謙庶子也其母段氏生龔於外舍謙妻韋氏

素妬聞之怒拔劍而出命持龔至將殺之及見而憐劍
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段氏養龔爲
己子及長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隱爲行軍司馬
龔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隱鎮南海龔爲副使隱卒龔
代立乾化二年除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
三年加檢校太傅末帝卽位悉以隱官爵授龔龔封南
海王唐末南海最後亂僖宗以後大臣出鎮者天下皆
亂無所之惟除南海而已自隱始亦自立是時交州曲
顯桂州劉士政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分據諸管盧
光稠據虔州以攻嶺上其弟光睦據潮州子延昌據韶
州高州刺史劉昌魯新州刺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
皆不能制隱攻韶州龔曰韶州所賴者光稠擊之虔人
必應應則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
果敗而歸因盡以兵事付龔悉平諸寨遂殺昌魯等更
置刺史卒出兵攻敗盧氏取潮韶又西與馬殷爭容桂
殷取桂管虜士攻龔取容管遂取韶又取邕管隱龔自
梁初受封爵稟正朔而已貞明三年龔卽皇帝位國號
大越改元曰乾亨追尊安仁文皇帝謙聖武皇帝隱襄
皇帝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爲兵部侍郎李衡禮部
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胤兵部尚書皆平章事光胤

自以唐甲族耻事僞國常怏怏思歸龔乃習爲光胤手
書遣使問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
胤驚喜爲盡心焉龔性聰悟而苛酷爲刀鋸支解剝剔
之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朶頰垂涎呷人以
爲真蛟蜃也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爲玉堂珠殿
二年祀天南郊大赦境內改國號漢龔初欲僭號憚王
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荆南及還懼其非已使倪曙勞之
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
猶在四方其不取唉乎龔唉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
此宜其譏也三年罷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馬氏楚王

殷女也四年春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
故事歲以爲常七年唐莊宗入汴龔懼遣宮苑使何詞
入詢中國虛實稱大漢國主致書大唐皇帝詞還言唐
必亂不足憂龔大喜又性好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
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恥王
蠻夷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是歲雲南驃信鄭旻遣使
致朱髻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清容布燮兼
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攀金裝刀封歸仁慶侯食邑一千
戶持節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龔與游燕賦詩龔及
羣臣皆不能逮遂以隱女增城縣主妻旻八年作南宮

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龔初名巖又更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識書滅劉氏者龔也龔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龔字音儼以名焉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州封州兵敗於賀江龔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赦境內改元曰大有遣將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索沈賀江中爲巨輪於岸上築堤以隱之因輕舟迎戰陽賊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挽索鎖楚舟以彊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三年遣將李守鄺梁克貞攻交趾擒曲承美承美至南海龔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廷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救之承美顥子也克貞又攻占城掠其實貨而歸四年愛州楊廷藝叛攻交州刺史李進遜歸龔遣承旨程寶攻廷藝寶戰死五年封子耀樞邕王龜圖康王洪度秦王洪熙晉王洪昌越王洪弼齊王洪雅韶王洪澤鎮王洪操萬王洪杲循王洪暉息王洪邈高王洪簡同王洪建益王洪濟辨王洪道貴王洪照宜王洪政通王洪益定王九年遣將軍孫德成攻蒙州不克十年交州牙將皎公美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美來乞師龔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龔以兵駐海門權

已殺公美逆戰海口植鉄楸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操
逐之潮退舟還轢擲者皆覆洪操戰死龔收餘衆而還
十五年龔卒年五十四謚天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康
陵子玠立

玠初名洪度封秦王龔子耀樞龜圖皆早死玠次當立
龔病臥寢中召右僕射王翻與語呼洪度洪熙小字曰
壽雋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奈
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
獻歛翻爲龔謀出洪度以邕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
爲太子議已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龔以告之益諫曰

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更名
玠改元曰光天尊母趙昭儀爲皇太妃以晉王洪熙輔
政玠立果不能任事龔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
男女以爲樂或衣墨練與娼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
海間盜賊競起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循
州玠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攻之遇賢圍洪昌等於錢
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挾二王潰圍而走玠莫
能省嶺東皆亂洪熙日益進聲妓誘玠爲荒恣玠亦頗
疑諸弟圖已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杲洪
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恩潮譚令禮林少彊少良何

昌延等習爲角觝以獻玠玠宴長春宮以闕之玠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其左右玠立二年年二十四諡曰殤弟晟立

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旣弒玠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爲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劉思潮等封功臣晟旣弒兄立不順懼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杲屢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誤念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冬

晟祀天南郊改元曰乾和羣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二年夏遣洪昌祠襄帝陵於海曲至昌華宮晟使盜刺殺之晟自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最賢龔素所欲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害鎮王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歲鳳皇見邕州晟怒使人醜殺之而諸弟相次皆見殺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潮等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伸以荀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罵曰憨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懼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獄皆斬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翻爲英州刺史使人

殺之於路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簡洪建洪
暉洪照同日皆見殺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
聘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晟曰馬公復能經略南土
乎是時馬希廣新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
言楚可攻之狀晟乃遣巨象指揮使吳珣內侍吳懷恩
攻賀州已克之楚人來救珣鑿大阱於城下覆箔於上
以土傅之楚兵逼城悉陷阱中死者數千楚人皆走珣
等攻桂州及連宜嚴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九
年冬又遣內侍潘崇徹攻郴州李景兵亦在與崇徹等
遇戰大敗景兵於宜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

揮使暨彥贇以兵入海掠島人金帛作離宮游獵故時
劉氏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
凡數百不可悉紀宦者林延遇宮人盧瓊仙內外專恣
爲殺戮晟不復省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頭
拔劍斬之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
飲左右白已殺之晟歎息而已十年潮南王進達以兵
五萬率溪洞蠻攻郴州潘崇徹敗達於壕石斬首萬餘
級十一年晟病甚封其子繼興衛王旋興桂王慶興荆
王保興祥王崇興梅王十二年晟親耕藉田交州吳昌
濬遣使稱臣求節鉞昌濬者權子也權自龔時據交州

龔遣洪操攻之洪操戰死遂棄不復攻權死子昌茂立
昌茂卒弟昌濬立始稱臣於晟晟遣給事中李璵以旌
節招之璵至白州昌濬使人止璵曰海賊爲亂道路不
通璵不果行晟殺其弟洪邈十二年又殺其弟洪政於
是龔之諸子盡矣顯德三年世宗平江北晟始惶恐遣
使修貢於京師爲楚人所隔使不得行晟憂形於色
又嘗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
之矣因爲長夜之飲十六年小葬域於城北運甓爲瘡
晟親臨視之是秋卒年三十九諡曰文武光聖明孝皇
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子鏐立

鏐初名繼興封衛王晟卒以巨以子立改元曰天寶晟性
剛忌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妾倖宦官宮婢延遇瓊仙
等至鏐尤愚以謂羣臣皆自外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
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委其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
至其羣臣有欲用者皆闕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鏐乃
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延壽又引女
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鏐於內殿設帳幄陳寶
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鏐爲太
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等附之胡
子乃爲鏐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

尚書左丞鍾允章叅政事深嫉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
灰曰二年鍾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
指摩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
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章友鍾下允章獄遣禮部尚
書薛昂不治之允章與用不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
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
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讎邪復入白
鍾并擒二子繫獄遂族誅之陳延壽謂鍾曰先帝所以
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勸鍾稍誅諸王鍾以爲然
殺其弟桂王璇興是歲建隆元年也鍾將邵廷珣言於

鍾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
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
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
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鍾修兵爲備不然
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鍾憐然莫以爲慮惡廷珣
言直深恨之四年芝茵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
珠并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什樊胡子皆以爲符瑞諷
羣臣入賀五年鍾以宦者李托養女爲貴妃專寵托爲
內太師居中專政許彥真旣殺鍾允章惡龔澄樞等居
已上謀殺之澄樞使人告彥真反族誅之七年王師南

五代史卷之五十一
七十一
伐克郴州晟所遣將暨彥贊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
餘衆退保韶州銀始思廷瑁言遣廷瑁以舟兵出洗口
抗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瑁訓士卒修戰備嶺人倚以爲
良將有譖者投無名書言廷瑁反銀遣使者賜死士卒
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瑁無反狀不能救爲立祠於洗口
八年交州吳昌文卒其佐呂處珩與峯州刺史喬知祐
爭立交趾大亂驩州下璉舉兵擊破之銀授璉交州節
度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是時太祖皇帝詔李
煜諭銀使稱臣銀怒囚煜使者龔慎儀十三年詔潭州
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銀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

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
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銀喜曰韶桂連賀本
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十二
月平韶州開寶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銀將潘崇徹先
降師次瀧頭銀遣使請和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逕銀遣
其右僕射蕭灌奉表降灌行銀惶迫復令整兵拒命美
等進師銀遣其弟祥王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
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爲空城
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銀以海舶十
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師

次白田銀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銀為左千牛衛

大將軍封恩赦侯其後事具國史隱興滅年世諸書皆同蓋自唐天祐二年

隱為廣州節度使至宋開寶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舊五代史以梁貞明三年龔僭號為始故曰五十五年爾

五代史卷六十五終

五代史卷六十六

宋歐陽脩撰

皇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學國子監事臣敷文積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楚世家第六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

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

為儒裨將宗衡等攻楊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

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趨之儒怒殺宗

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
之久不克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
歸乃推建峯為帥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衆數
萬乾寧元年入湖南次澧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
兵戍龍回關建峯等至關降其戍將蔣勛建峯取勛鎧
甲被先鋒兵張其旗幟直趨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
為關兵戍還開門內之遂殺處訥建峯自稱留後僖宗
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為
邵州刺史建峯不與勛率兵攻湘鄉建峯遣殷擊勛於
邵州建峯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謹呼軍卒

陳贍妻有色建峯私之贍怒以鐵槌擊殺建峯軍中推
行軍司馬張佶為帥佶將入府乘馬輒蹠齧傷佶髀佶
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
乃共殺贍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佶乘肩
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佶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
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
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
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
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瓊等
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隄之遂

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
拜殷武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竇爲揚行
密所執行密收儒餘兵爲黑雲都以竇爲指揮使竇從
行密攻戰數有功爲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竇
誰家子竇曰馬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
汝可乎竇不對他日又問之竇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
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隣境朝夕聞殷動靜
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
心矣然勉爲吾合二國之懽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
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竇歸殷大喜表竇節度副使行
密遣其將劉存等攻杜洪圍鄂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勳
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敗死存等遂攻殷殷遣秦彥暉
拒於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瀏陽口存等屢戰不
勝乃致書于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
怠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瀏陽舟截江
合擊大敗之劉存及陳知新戰死彥暉取岳州梁太祖
卽位殷遣使修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荆
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
頭季昌求和乃止楊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
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自言五世將家懼不能免常

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
有異志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綦毋章曰
吾與楚人爲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
吾聞馬公仁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
自圖之章舌可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於
楚綦毋章縱其家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
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
嶺南取昭賀梧州蒙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朗州
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
朗州彥恭奔于吳執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漘

州向瓌辰州宋鄴潯州昌師益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
殷殷請升朗州爲永順軍表張佶節度使殷乃請依唐
太宗故事開大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
以其弟實爲左相存爲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
末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
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
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
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
宗下璽書慰勞之明宗卽位遣使修貢并賀明年正月
荆南高季昌執其貢使史光憲殷遣袁詮王環等攻之至

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汭
劉龔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汭地
狹兵寡不足爲吾患而劉龔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孫
儒之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懽心然尊王仗順霸
者之業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隣敵然後
退修兵農畜力而有待爾於是殷始修貢京師然歲貢
不過所產茶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直邸
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郁又諷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
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筭歲入萬計由是
地大力完數邀封爵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
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冊乃遣尚書
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冊封之殷以潭州爲長沙府建國
承制自置官屬以其弟賓爲靜江軍節度使子希振武
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判內外諸軍事姚彥章爲左相
許德勳爲右相李鐸爲司徒崔穎爲司空拓拔常爲僕
射馬珙爲尚書文武皆進位諡其曾祖筠曰文肅祖正
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
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爲贈諡曰武穆而
已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內外諸軍事

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彊患之嘗使謀者行間於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謀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愚以爲然遽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父矣亟營西山將老焉太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恠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寃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耄如此而殺吾勲舊顧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希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葬殷上潢希聲不入海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長興二年希聲卒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棄官爲道士居于家故希聲卒而希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矢冠劔天福四年加希範天冊上將軍開封承制如殷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拓拔常

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
飲博謹呼獨常沈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
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
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
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諸蠻攻澧州希範遣
劉勅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溪
州士然走獎州遣其子師嵩率諸蠻酋降于勅溪州西
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爲表命學
士李臯銘之於是南寧州酋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
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張萬濟
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
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希範
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
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覲廷諫希範曰先王起卒
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
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
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
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女子之樂乎
希範謝之思覲嗔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
喉而死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諡曰文昭希廣立

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跋常諫諍
常入謁希範呼闔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
乃謝絕之及臥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召之託以希廣希
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萼希廣不從希萼爲
朗州節度使希範之卒希萼自朗州來奔喪希廣將劉
彥瑫謀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
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與之則
已不然宜早除之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
治可也乃以兵迎希萼於硤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
遣之希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
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講解之希萼怒送款於李
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彥瑫敗
希萼於僕射洲希萼去誘溪洞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
洪璉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王潭以邁諸蠻劉彥瑫以舟
兵趨武陵攻希萼彥瑫敗於湄洲希廣大懼遣使請兵
于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希萼率舟兵沿江而上自號
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贊堅城不戰希萼呼贊曰吾
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贊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責
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
希萼引兵去下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彥瑫許可瓊屯

水東彭師鬻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驕雜以蠻蜚其勢易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後夜擊之希廣以爲可而可瓊已陰送款於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師鬻詣可瓊計事瓊目叱之曰視汝反文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殺之希廣不聽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戰于門中希萼少軀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萼宏滌聞之皆潰希廣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爲惡徒爲左右感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不對遂縊殺之乾祐三年希萼自立

明年漢隱帝崩京師大亂希萼遂臣於李景景冊封希萼楚王希萼悉以軍政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等謀作亂希萼直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槌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鬻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鬻奉希萼爲衡山王臣於李景希崇懼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鎬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景封希萼楚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歸京師

拜右羽林統軍希能左屯衛大將軍希貫右千牛衛大將軍希隱希濬希知希朗皆爲節度行軍司馬

劉言吉州廬陵人也王進達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爲辰州刺史進達少爲靜江軍卒事希萼爲指揮使希萼攻希廣以進達爲先鋒陷長沙長沙遭亂殘毀希萼使進達以靜江兵營緝之兵皆愁怨進達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奔歸武陵希萼方醉不能省明旦遣將唐勳追之及于武陵勳戰大敗而還進達乃逐出留後馬光惠迎言於辰州以爲帥進達自爲副已而希萼將徐威等作亂縛希萼而立希崇

湖南大亂李景遣邊鐔入楚遷馬氏于金陵因并召言言不從遣進達與行軍司馬何景真等攻鐔於長沙鐔敗走周廣順三年言奉表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爲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爲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達進達自以言已所迎立不爲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進達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景真朱全琇爾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梧州宜蒙等州進達因白言召景真等會兵攻晟言信之遣景真全琇往至皆見殺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奉表京師周太

祖卽以進達爲武平軍節度使世宗征淮南授進達南
面行營都統進達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潘叔嗣進
達故時同列待進達甚謹進達左右就叔嗣求賂叔嗣
不與左右讒其短進達面罵之叔嗣慙恨語其下曰進
達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達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
嗣以兵襲武陵進達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
外進達敗見殺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達俱爲靜江軍卒事希萼爲
軍校進達攻邊鎬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
擒其將李建期進達爲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
史爲進達行軍司馬進達與劉言有隙行逢爲畫謀策
遂襲殺言進達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
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達或勸
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達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
乃還岳州遣其客將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
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
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
召以爲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
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
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

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
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爲亂行逢召宴諸
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皆
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
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
貴願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
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
貴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後
時常苦鞭朴今貴矣宜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墮畝間
乎行逢彊邀之以羣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

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
間易爲逃死爾行逢爲少損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
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墮畝爲團兵同時十人皆
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
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
城勿戰自歸於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
行逢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
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師璠討
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
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

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
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至而文表爲師璠所執延
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師其後事具國史
殷自唐乾
寧二年入湖南至周廣順元年
凡五十七年餘具年譜註

五代史卷六十六終

五代史卷六十七

宋歐陽 脩 撰

皇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暨掌國子監事臣敷文禎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吳越世家第七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
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
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
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

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子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爲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

窮乏鏐善射與梁稍通圖緯諸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時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况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召董

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
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縣兵爲八
都以鏐爲都指揮使成及爲靖江都將中和二年越州
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漢宏遣其弟漢宥都虞候辛
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敵軍號斫其營營中
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肅屯諸
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肅辛約
漢宏易服持膾刀以遯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
刀示之乃免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爲杭越通和使
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敏

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鏐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
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漢
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于會稽族其家
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衛大
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是歲畢師鐸囚高駢淮
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
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僦勘官薛朗爲帥鏐遣都
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
寶於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
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鉢攻徐約約敗走入海追殺之

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爲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而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董昌爲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爲副使及字弘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女妻及子仁琇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爲將校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爲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能決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爲直妖人應智王溫巫韓媪等以妖言惑昌獻烏獸爲符瑞牙

將倪德儒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爲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義副使黃竭切戒昌以爲不可昌大怒使人斬竭持其首至罵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邪投之圍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乃以兵二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諭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待罪鏐乃還兵

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溫等屯香巖石侯乞兵於楊
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武攻昌斬崔溫昌
所用諸將徐珣湯曰袁外等皆庸人不知兵遇全武輒敗
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真與其
裨將刺羽自隙刺羽譖之昌殺真兵乃敗全武執昌歸杭
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其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
爲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瞑目大呼
投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
軍爲鎮東軍拜鏐鎮海_州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
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

爲東府光化元年移鎮_{海州}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尉改
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甲士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婺州
刺史王壇叛附于淮南_{楊行密}遣其將康儒應壇因攻
睦州鏐遣其弟鉢敗儒於_軒清壇奔宣州昭宗詔鏐圖
形凌煙閣弁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
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
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復二年封鏐越王鏐巡
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縮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
叛焚掠城郭攻內城鏐子傳瑛及其將馬綽陳爲等閉
門拒之鏐歸至北郭門不得入成及代鏐與縮戰斬首

百餘級縮屯龍興寺鏐微服踰城而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顧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縮急必召淮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閔我鏐以爲然全武曰獨行事必不濟請諸公子可行者鏐曰吾嘗欲以元璪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縮果召田頴於宣州全武等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璪亟召頴還頴取鏐錢百萬質鏐子元瓘而歸天祐元年封鏐吳王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禪陰者五百人四年弁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江西危全諷等爲楊渥所敗信州危仔倡奔於鏐鏐惡其姓改曰元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衣錦鄉三年加守大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鋸鏢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

號令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閻丘直何明等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李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錦軍鏐弟鏐居潮州擅殺戍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二年梁郢王友珪立冊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路入貢京師龍德元年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

韜尤為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鏐玉冊金印鏐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冊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明宗初即位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書辭嫂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既還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綉表間道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諡曰武肅子元瓘立元瓘字明寶少為質於田頔頔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

攻之。頽每戰敗歸，卽欲殺元瓘。頽母常蔽護之。後頽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頽戰死。元瓘得歸，鏐卧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篋，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卒。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鏐故事。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詮、薛萬忠等攻之，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侈，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迫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諡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爲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闕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羲、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爲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素所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

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樞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王冊金印皆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諡曰忠獻弟俶立俶字文德佐卒弟侖以次立初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憚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爲大將佐旣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侖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侖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侖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歲除畫工獻鐘馗擊鬼圖侖以詩題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侖將殺已是夕擁衛兵廢侖囚於義和院迺俶立之遷侖于東府俶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世宗征淮南詔俶攻常宣二州以牽李景俶治國中兵以待景聞周師將大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蘇州候吏陳滿不知景使以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矣亟言於俶請舉兵以應俶相國吳程遽調兵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爲王師必未渡淮與程爭於俶前不可奪程等攻常州果爲景將柴克宏所敗程裨將邵可遷力戰可遷于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僅以身免周師渡淮俶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使邵可遷等以戰船四百

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州以會期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年詔遣左諫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俶世宗諭之曰朕此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海軍而日就等果陸還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賜俶兵甲旗幟橐駝羊馬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筭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筭數已則以次唱而筭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筭百餘人尤不堪其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諸國相次歸命俶勢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皇帝時俶嘗來朝厚禮遣還國俶喜益以器服珍奇爲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爾何用獻爲太平興國三年詔俶來朝俶舉族歸于京師國除其後事具國史

嗚呼天人之際爲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黥髡盜販

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與

至皇朝太平興國二年國除凡八十四年

鈔世興滅諸書皆同蓋自唐乾寧二一年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有兩浙

五代史卷六十七終

五代史卷六十八

宋歐陽脩撰

皇明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暫掌國子監事臣故文頌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旨重修

閩世家第八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爲農兄潮爲縣史唐末群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召置軍中以潮爲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以緒爲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

萬曆二十八年刊

五代史卷六十八

世家

一

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所至剽畧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衆數萬緒性猜忌部將有才能者多因事殺之潮頗自懼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而爲盜者爲緒所脅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屬不自保朝夕况欲圖成事哉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囚之軍中緒後自殺緒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爲主是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爲政貪暴泉人苦之聞潮略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卽引兵圍彥若逾年克之光啓

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久不克士卒傷死甚衆審知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軍且益兵潮報曰兵與將俱盡吾當自往審知懼乃親督士卒攻破之暉見殺是歲唐卽以潮爲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審知爲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爲武威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邪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升福州爲大都督府是時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汎海自登萊朝貢

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審知雖起盜賊而爲人
儉約好禮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
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
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爲阻一夕風
雨雷電震擊開以爲港閩人以此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爲甘
棠港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諡曰忠懿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
是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
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
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國

稱王而猶稟唐正朔延翰爲人長大美哲如玉其妻崔
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暮撤其几筵又多選
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
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
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以爲祟而卒審知養子建州
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自審知時與延翰不叶延翰立以
其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延鈞怒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
延稟延鈞皆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鱗
鱗審知次子也唐卽拜鱗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
令封閩王初延稟與鱗之謀殺延翰也延稟之兵先至

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鱗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鱗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鱗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鱗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鱗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鱗攻其西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鱗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延稟見執鱗誚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延稟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于錢塘長興三年鱗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錢鏐皆爲尚書令今皆已薨請授臣尚書令唐不報鱗遂絕朝貢鱗好鬼神道家之

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鱗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爲六十年天子鱗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爲大羅仙人鱗乃卽皇帝位受冊於寶皇以黃龍見真封宅改元爲龍啓國號閩追諡審知爲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爲長樂府而閩地狹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爲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貲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巫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爲亂鱗使彥視鬼

於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柰何文傑因教英曰卽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佗苦也英以爲然明日諷鱗使巫視英病巫言入北廟見英爲崇順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槌擊其首鱗以語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鱗遣人問之英曰頭痛鱗以爲然卽以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見殺英嘗主閩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吳人攻建州鱗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士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鱗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至軍士踴躍磔文傑于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嚮食立盡明日鱗使者至赦之已不及初文傑爲鱗造檻車以謂古制踈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旣成首被其毒龍啓三年改元末和王仁達爲鱗殺延稟有功而與親兵鱗心忌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爲馬以愚二世果有之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爲馬非高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宮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鱗慙賜與金帛慰安之退而

謂人曰仁達智畧在吾世猶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卒誣以
罪殺之鱗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審知婢金鳳
姓陳氏鱗嬖之遂立以爲后初鱗有嬖吏歸守明者以
色見倖號歸郎鱗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
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鱗命錦工作九龍帳國
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性貯一歸郎鱗婢春燕有色其子
繼鵬丞之鱗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鶯鱗怏怏與之
其次子繼韶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倣圖之
是歲十月鱗饗軍于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延稟來倣
以爲鱗病已甚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于家明日晨朝

鱗無恙問倣殺可殷何罪倣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
士而入鱗聞鼓噪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殂宮
人不忍其苦爲絕之繼鵬及陳氏歸郎皆爲倣所殺鱗
立十年見殺諡曰惠皇帝廟號太宗
繼鵬鱗長子也旣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倣判六軍
諸衛事倣有弑君之罪旣立昶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
以爲備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倣殺之梟其首于市
倣部曲千人叛燒啓聖門奪倣首奔於錢塘晉天福二
年昶遣使朝貢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封昶閩王拜
其子繼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

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騁僮甚盛
佗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
舍人何偏下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昶聞之怒損
稍侵辱之損還昶無所答而其子繼恭遣其佐鄭元弼
隨損至京師貢方物致書晉大臣述昶意求以敵國禮
相往來高祖怒其不遜下詔暴其罪歸其貢物不納兵
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
以元弼下獄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昶夷貊之君不知
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
以贖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昶亦好巫拜道士譚紫
霄爲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爲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
見幸事無大小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昶
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
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
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三年夏虹見其宮中林興
傳神言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密知
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惑
亂立父婢春鸞爲淑妃後立以爲皇后又遣鑿人陳究
以空名堂牒賣官昶弟繼巖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
之代以季弟繼鏞而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

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昶宮中當有災昶徙南宮避災而宮中火昶疑重遇軍士縱火內學士陳郊素以便佞爲昶所親信昶以火事語之郊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義立諡昶曰康宗

延義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貢子晉改元

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自昶世倔彊難制昶相王倓每抑折之曦亦憚倓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劍昶舉以示倓曰此將何爲倓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曦既立而新羅復獻劍曦思倓前言而倓已死命發塚戮其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廷英嘗矯曦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廷英進買宴錢十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廷英又獻皇后錢十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有不賀者答之御史中丞劉贇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曦謂元弼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彊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

宗臣爲魏鄭公可矣曦喜乃釋贊不咎曦弟延政爲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昇櫬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叅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係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筭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棺斷尸棄之水中曦性旣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尚氏有色而寵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爲相曦常爲牛飲群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及私棄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棄酒并殺其贊者一人連重遇弒起懼爲國人所計與朱文進連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辨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柰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遊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於馬上而殺之諡曰景宗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爲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爲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已

殺曦集閩群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
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有
德以安此土群臣皆莫敢議乃掖朱文進升殿率百官
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
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贇守漳州
許文縝守汀州稱晉年號時開運元年也泉州軍將留
從効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爲王氏
臣安能交臂而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爲刺
史漳州聞之亦殺贇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
也文縝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

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禪將林仁翰又殺重遇謀
迎延政都福州是時南唐李景聞閩亂發兵攻之延政
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
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
有此土也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峰寺
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冕率諸將吏比
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款于李景景以仁
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而景兵攻破建州
遷延政之族於金陵封鄱陽王是歲景保大四年也留
從効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爲

清源軍以從効爲節度使景已被延政遣人召李仁達
使入朝仁達不從遂降于吳越而留從効亦逐景守兵
據泉漳二州景猶封從効晉江王周世宗時從効遣牙臧
蔡仲興爲商人間道至京師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
李景畫江爲界遂不納從効仍臣于南唐其後事具國
史晉開運三年丙午南唐保太四年也是歲李景兵破
隸州王氏滅江南錄云保太二年虜王氏之族遷于
金陵謬也據王潮實以唐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
而後人紀錄者乃用騎馬來騎馬去之讞以爲據遂以
王潮光啓二年歲在丙午拜泉州刺史爲始年至保太
四年歲復在丙午而滅故爲六十一一年然其奄有閩國
則當自景福元年爲始實五十五年也今諸家記其國
滅丙午是也其始年則牽於讞書謬矣惟江南錄又差
其未也

五代史卷六十八終

五代史卷六十九

宋歐陽脩撰

皇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暫掌國子監事臣敖文禎

勅重較刊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吳士元

百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 一級 臣黃 錦等奉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
廟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
初鎮宣武讓以入貲得幸養爲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
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

因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
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
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憊破
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
之也太祖壯其言命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
授以計引見太祖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嗣太祖
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梁兵
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爲然開門出追梁軍梁兵隨景
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茂貞後與梁和昭宗出
贈景官諡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明年拜宋州刺史從

破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當唐之末襄州趙匡
凝襲破雷彥恭于荆南以其弟匡明爲留後梁兵攻破
襄州匡凝奔于吳匡明奔于蜀乃以季興爲荆南節度
觀察留後開平元年拜季興節度使二年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荆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爲諸道所侵季興
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并邑凋零季興招緝綏
撫人士歸之乃以倪可福鮑唐爲將帥梁震司空薰王
保義等爲賓客太祖崩季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
自固治城隍設樓櫓以兵攻歸峽爲蜀將王宗壽所敗
又發兵聲言助梁擊晉以侵襄州爲孔勅所敗乃絕貢

賦累年梁末帝優容之封季興渤海王賜以袞冕劍佩
貞明三年始復修貢梁亡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
司空薰等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爲不可曰梁唐
世爲仇敵夾河血戰垂二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
梁室故臣握疆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爲虜爾季興不
聽留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爲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
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
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述職
爲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動來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以
不廣且絕四方內向之意不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

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爲先季興
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
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以爲榮耀季興已去莊
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
夜斬關而出已去而詔書夜至季興歸而謂梁震曰不
聽子言幾不免因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
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
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遊政政事多廢
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已破蜀得
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而莊宗之難作季興聞京

師有變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者韓瑛等十餘人初唐兵伐蜀季興請以本道兵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乃以季興爲峽路東南面招討使而季興未嘗出兵魏王已破蜀而明宗入立季興因請夔忠等州爲蜀郡唐大臣以爲季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季興屢請雖不得已與之而唐猶自除刺史季興拒而不納明宗乃以襄州劉訓爲招討使攻之不克而唐別將西方鄴克其夔忠萬三州季興遂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吳吳冊季興秦王天成三年冬卒年七十一諡曰武信季興子九次長子從誨立

從誨字遵聖季興時入梁爲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歸寧季興遂留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卒吳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于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馬殷爲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諡曰武信三月封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封南平王從誨爲人明敏多權詐晉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爲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穀望沙樓大陳戰艦于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

其語晉高祖大喜復遣使賜以甲馬百匹襄州安從進
反結從誨爲援從誨外爲拒絕陰與之通晉師致討從
誨遣將李端以舟師爲應從進誅從誨求郢州爲屬郡
高祖不許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從誨遣人間道奉
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爲屬漢高祖陽諾之
高祖入汴從誨遣使朝貢因求郢州高祖不與從誨怒
發兵攻郢州爲刺史尹實所敗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
于楚假道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爲契丹之後兵
食皆殫意欲以誚敏敏爲言杜重威悉以晉戈甲降虜
虜置之鎮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悅敏

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
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敏因誦諸侯章曰在
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爲譏已
卽以大卮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越爲小國自吳
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
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
或發兵加討卽復還之而無媿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
帝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
媿恥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爲高賴子從
誨自求郢州不得遂自絕於漢逾年復通朝貢乾祐元

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贈尚書令諡曰文獻子保融立從
誨十五子長曰保勳次保正保融第三子也不知其得
立之因

保融字德長從誨時爲節度副使兼峽州刺史從誨卒
拜節度使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進封南平
王世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
爲應又遣客將劉扶奉牋南唐勸其內附李景稱臣世
宗得保融所與牋大喜賜以絹百匹荆南自後唐以來
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
保融以謂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効誠節乃遣

其弟保紳來朝世宗益嘉之初季興之鎮梁以兵五千
爲牙兵衣食皆給於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
後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命泰州給之保融性迂緩無
材能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保勳其從叔從義謀爲亂爲
其徒高知訓所告從之松滋而殺之宋興保融懼一歲
之間三入貢建隆元年以疾卒年四十一贈太尉諡曰
貞懿弟保勳立

保勳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保融卒拜節度使三年保
勳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
事者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寢疾以軍府付公

今先王子繼冲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卽以繼冲判內
外兵馬十一月保勗卒年三十九贈侍中保融之子繼
冲立

繼冲字成和保勗卒拜節度使湖南周行逢卒于保權
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
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冲大將李景威曰
兵尚權譎城外之約不可信也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
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
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況聖宋受命眞主出邪王師
豈易當也因勸繼冲去斥堠封府庫以待繼冲以爲然

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扼腕
而死延釗軍至繼冲出逆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
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卽詣延釗納牒印太
祖優詔復命繼冲爲節度使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
冲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
餘人朝于京師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卒光憲拜黃州刺
史其後事具國史

季興興滅年世甚明諸書皆同蓋自
梁開平元年鎮荆南至 皇朝乾德

元年國除凡
五十七年

五代史卷六十九終

五代史卷七十

宋歐陽脩撰

皇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暫掌國子監事臣欽文貞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承德郎司業仍加作一級臣吳士元

旨重修

東漢世家第十

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為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為卒高祖事晉為河東節度使以旻為都指揮使高祖即帝位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隱帝少政在大

萬曆二十八年刊

五代史卷七十

世家

一

臣周太祖爲樞密使新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旻素有隙旻頗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爲宗室老不以此時爲計後必爲人所制旻曰予言乃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弒旻乃謀舉兵周太祖之自魏人也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卽推尊之故未敢卽立乃白漢太后立旻子贇爲漢嗣遣宰相馮道迎贇于徐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也旻獨喜曰吾兒爲帝矣何患乃罷兵遣人

至京師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疑旻喜益信以爲然太原少尹李驥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爲漢臣必不爲劉氏立後因勸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變庶幾贇得立贇立而罷兵可也旻太罵曰驥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驥臨刑歎曰吾爲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旻聞之卽并戮其妻于市以其事白漢以明無他已而周太祖果代漢降封贇湘陰公旻遣牙將李訥奉書周

太祖求贊歸太原而贊已死旻卽慟哭爲李驤立祠歲時祠之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卽皇帝位于太原以子承鈞爲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爲宣徽使遣通事舍人李訢間行使于契丹契丹末康王兀欲與旻約爲父子之國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兀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兀欲遣燕王述軋政事令高勳以冊尊旻爲大漢神武皇帝并稱旻妻爲皇后兀欲性豪雋漢使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欲彊之飲一夕而以醉卒然兀欲聞旻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軋高勳以自愛黃騮九龍十二

稻玉帶報聘已而兀欲爲述軋所弑述律代立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于述律求兵以攻周述律遣蕭禹厥率兵五萬助旻旻出陰地攻晉州爲王峻所敗是歲大寒旻軍凍餒亡失過半明年又攻府州爲折德裒所敗德裒因取岢嵐軍周太祖崩旻聞之喜遣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鉄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六萬大號稱十萬以助旻旻以張元徽爲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三千拒元徽于太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是特世宗新卽位以謂旻幸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且自將以擊其

不意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旻亦列爲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旻居其中衮望周師謂旻曰勅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衮奴心而去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措大毋妄沮吾軍卽麾元徽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數千棄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旻自麾赤旗收軍軍不可遏且又遂敗日暮旻收餘兵萬人阻澗而止是時周之後軍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於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旻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物皆爲周師所獲旻獨乘契丹黃騮自鵬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爲鄉導誤趨平陽得佗道以歸而張元徽戰歿于陣楊衮怒旻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旻歸爲黃鵠治廡節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休軍潞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

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月至於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等爲契丹所敗彥超戰歿世宗遽班師初周師之圍城也旻遣王得中送楊衮以歸因乞援兵於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旻遣得中先還至代州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世宗召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衮歸無所求也世宗信之已而契丹敗符彥卿於忻口得中遂見殺旻自敗於高平已而被圍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子承鈞立

承鈞旻次子也少頗好學工書旻卒承鈞遣人奉表契丹自稱男述律答之以詔呼承鈞爲兒許其嗣位初旻常謂張元微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贊之寃義不爲郭公屈爾期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之讐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旣立始赦境內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立七廟於顯聖宮契丹遣高勳以兵助承鈞承鈞遣李存瓌與勳攻上黨無所得而還明年世宗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來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宗班師乃已宋興昭義節度使李筠叛命遣其將劉繼冲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

遜李廷玉送于太原乞兵爲援承鈞欲謀於契丹繼中
道筠意請無用契丹兵承鈞卽率其國兵自將出團柏
谷羣臣餞之汾水僕射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不
圖成敗空國興師臣實憂之承鈞至太平驛封筠隴西
郡王筠見承鈞儀衛不備非如王者悔臣之筠因自陳
受周氏恩不忍背德而承鈞與周世仇也聞筠言亦不
悅遣宣徽使盧贇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贇多不叶承
鈞遣宰相衛融和解之已而筠敗死衛融被執至京師
太祖皇帝問融承鈞所以助筠及狀融言不遜太祖命以鐵
撻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顧左右
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傅其瘡遣融致書于承鈞
求周光遜等約亦歸融太原承鈞不報融遂留京師承
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衛融盧贇吾以
爲恨爾承鈞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郭無爲參議
國政無爲棣州人方頴烏喙好學多聞善談辯嘗衣褐
爲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于河中無爲詣軍
門上謁詢以當世之務太祖奇之或謂太祖曰公爲漢
大臣握重兵居外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微慮遠之
道也由是太祖不納無爲去隱抱腹山承鈞內樞密使
段常識之薦其材承鈞以諫議大夫召之遂以爲相五年宿

衛殿直行首王隱劉紹趙鸞等謀作亂事覺被誅其詞連段常乃罷常樞密爲汾州刺史縊殺之自旻世凡舉事必稟契丹而承鈞之立多畧契丹遣使者責承鈞改元援李筠殺段常不以告承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承鈞奉之愈謹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援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顥爲鴻臚卿繼顥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髮爲浮圖後居五臺山爲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旻世頗以賴之繼顥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畜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顥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礦烹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卽其治建寶興軍繼顥後累官至太師中書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太祖嘗因界上謀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爲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聞何爲圖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爲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其養子繼

恩立

繼恩本姓薛氏父釗爲卒旻以女妻之生繼恩漢高祖以釗壻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妻以旻女常居中釗罕得見釗常怏怏因醉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釗卽自裁旻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氏及旻女皆卒旻以其子承鈞無子乃以二子命承鈞養爲子承鈞立以繼恩爲太原尹承鈞嘗謂郭無爲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爲不對承鈞病卧勤政閣召無爲執手以後事付之承鈞卒繼恩告哀於契丹而後立繼恩服緣裳視事寢

處皆居勤政閣而承鈞故執事百司宿衛者皆在太原府廨九月繼恩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卧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閉戶而殺之郭無爲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初承鈞之語郭無爲也繼恩怨無爲不助已及立欲逐之而未果故霸榮之亂人皆以謂無爲之謀霸榮死口滅而無知者無爲迎繼元而立之

繼元爲人忍旻子十餘人皆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鎬錯錡錫於繼元爲諸父皆爲繼元所殺獨銑以佯愚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少母之繼元妻段氏嘗以

小過爲郭氏所責旣而以它疾而卒繼元疑其殺之反
立遣嬖者范超圖殺郭氏郭氏方縗服哭承鈞于柩前
超執而縊殺之於是劉氏之子孫無遺類矣繼元立改
元曰廣運王師北征繼元閉城拒守太祖以詔書招繼
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爲安國軍節度使無
爲捧詔色動而并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守以拒命無
爲仰天慟哭拔佩刀欲自裁爲左右所持繼元自下執
其手延之上坐無爲曰柰何以孤城拒百萬之王師蓋
欲搖動并人而并人守意益堅宦者衛德貴察無爲有
異志以告繼元繼元遣人縊殺之初太祖命引汾水漫

其城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飄出塞之是時王
師頓兵葺草地中會歲暑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已
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圯契
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
其一而不知其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太平
興國四年王師復北征繼元窮窘而并人猶欲堅守其
樞密副使馬峯老疾居于家昇人見繼元流涕以興亡
諭之繼元乃降太宗御城北高臺受降以繼元爲右衛
上將軍封彭城公其後事具國史

是年世興成諸書皆
同自周廣順元年建

號至皇朝太平興國四年滅
凡二十八年餘具年譜注

萬曆二十八年刊

五代史卷五

七

七

五代史卷七十終

五代史卷七十一

宋歐陽脩撰

皇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暫掌國子監事臣敖文禎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 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
 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
 稱交與而稱號紛紜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
 以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

吳越亦常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
 日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
 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
 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鏐
 之末世也然不見其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錢氏訖
 五代嘗外尊中國豈其張軌之比乎十國皆非中國有
 也其稱帝改元與不未足較其得失故並列之作十國
 世家年譜

晉 吳 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丁卯	梁太祖李克用 楊涯 王建 劉隱 馬殷 錢鏐 王審知 高季興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天祐四 天祐四 天祐七 開平 開平 開平 開平 開平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正月 是歲 是歲	五 五 武成	存 助 立	戊辰 二	巳巳 三	六 六	二	庚午 四	七 七	三	辛未 元	乾化 元	八 八	永平	乾化 乾化	乾化 乾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萬曆二十八年刊
 五代史卷二十一
 三晉
 二

壬申 二 九 二

癸酉

末帝 二月 即位

十 十三

甲戌 四 十一 四

乙亥

貞明 元年

十二 十五 貞明 貞明

貞明 貞明

丙子 二 十三 通正

丁丑 三 十四 天漢 乾亨

是歲 吳王 改元

戊寅 四 十五 光天 二

是歲 衍立

己卯 五 十六 武義 乾德 三

是歲 吳王 改元

庚辰 六 十七 二 四

是歲 溥立

辛巳 龍德 十八 順義 三 五 龍德

龍德 元年

龍德 龍德

萬曆

十八年刊

五代史卷七十一

晉

三

壬午

一
二十九

四

六

癸未

唐莊宗是歲西
同九年元月改元
年同光

三

五

七

同光

同光
同光

甲申

二

四

六

八

乙酉

三

五

咸康是歲
獨

白龍

是歲
延翰

丙戌

明宗
天成元年

六

二

天成

寶

是歲
天成

天成

丁亥

二

乾貞
帝號

三

二

戊子

三

二

六

三

是歲
從誨立

己丑

四

大和

二

四

庚寅

長興
元年

二

三

是歲
長興
希聲立

五

長興
長興

辛卯

二

三

四

發民推
見
年
立

萬曆二十八年刊

皇朝通志

卷

四

萬曆二十八年刊

庚辰年

五

五

辛丑 六	庚子 五	己亥 四	戊戌 三	丁酉 二
五	四	三	二	南唐是 昇元李 立昇
四	三	二	廣政十一	四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是歲 佐立				
三	二	是歲 永隆 延義立	三	二

丙申 晉高祖 元年	乙未 二	甲午 廢帝 清泰	癸巳 四愍帝 即位	壬辰 三
二	天祚二	六	五	四
三	二	後蜀是 明德卒 立和	六	五
九	八	七	六	五
天福		應順 清泰		是歲 希範 立元 立元 立元 立元
通文	是歲 宋和 起立	二	龍啓	
天福		應順 清泰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七 出帝 六月 即位	八	開運 元年	二	三
六	是歲 保大 景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是歲 光天 珍立	應乾 是歲 乾和 立晟	一 開運	二	三
四	五	六 是歲 政以建 五天德 改州稱 元殷	七 是歲 天德	四 是歲 政為南 唐所虜 王氏滅
四	二 開運	三	二 開運	三

丁未	戊申	巳酉	庚戌	辛亥
天福 漢高祖 十二年	乾祐 帝 二月 即位	一	二	廣順 乾祐 四年 周太祖 東漢 元年 劉晏 立
五	六	七	八	九
五	六	七	八	九
是歲 希廣 立	是歲 乾祐	是歲 希 立	是歲 希 立	是歲 希 立
是歲 侖 立	是歲 倣 立	是歲 希 立	是歲 希 立	是歲 希 立
是歲 天德	是歲 天德	是歲 天德	是歲 天德	是歲 天德
三	三	三	三	廣順

萬曆二十八年刊

兵部

三

六

壬子	二	五	十	十五	十		
癸丑	二	六	十一	十六	十一		
甲寅	二	七	十二	十七	十二	顯德	顯德
乙卯	二	八	十三	十八	十三		
丙辰	二	九	十四	十九	十四	是歲 周行 逢立	

顯德元年

是歲

世宗

七承鈞立

是歲劉言立見殺王進達立

顯德

丁巳	四	天會	十五	二十	十五		
戊午	五	二	交泰	二十一	大寶	是歲	
己未	六	三	顯德	二十二	二	銀立	

恭帝六

月即位

明年正月遜位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甚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

萬曆二十八年刊

皇朝通志卷三十一

三

七

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慎也周漢之事可謂難矣哉或謂劉旻嘗致書于周求其子贊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旻之志不以志漢為讐而以失子為讐也曰漢嘗詔立贊為嗣則贊

為漢之國君不獨為旻子也旻之大義豈不為周屈其立雖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旻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旻之志豈不可哀也哉

十國年世惟楚閩東漢三國諸家之說不同而互有得失最難考正今畧其諸說而正其是者庶幾博覽者不惑而一以年譜為正也○馬氏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運歷圖並云殷以長興元年卒是歲子希聲立長興三年卒而五代舊史殷列傳云殷以長興二年卒享年七十八子希聲立不周歲而卒明宗本紀長興元年書希聲除節度使起復三年八月又書希聲卒今據九國志殷以大中六年歲在壬申生享年七十九蓋自大中壬申至長興元年庚寅實七十九年為得其實而希聲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運歷圖皆以三年卒與明宗本紀皆合不疑惟舊史書殷卒二年及年七十八希聲立不周歲卒為謬爾希聲希崇之亂南唐盡遷馬氏之族歸于金陵

五代舊史云時廣順元年也而運歷圖云乾祐二年馬
氏滅者繆也初殷入湖南掘地得石識云龍起頭猪掉
尾蓋殷以乾寧三年歲在丙辰自立於湖南至廣順元
年辛亥而滅九國志以乾祐三年為辛亥湖南故事以
顯德元年為辛亥者皆繆也惟五代舊史得其實○王
氏世次曰潮曰審知曰延翰曰鑄曰昶曰曦曰延政凡
七年而潮以唐景福元年歲在壬子始入福州至開運
三年丙午而滅實五十五年當云七主五十五年為得
其實而運歷圖云五十六年九國志五代舊史紀年通
譜閩中實錄閩王列傳皆云七主六十年者皆繆也○
審知五代舊史本傳云同光元年十二月卒九國志亦
云同光元年卒運歷圖同光三年卒今檢五代舊史在
宗本紀同光二年五月丙午審知加檢校太師守中書
令豈得卒於元年也又至四年二月庚子福建副使王
延翰奏稱權知軍府事二月辛亥遂除延翰威武軍節
度使以此推之審知卒當在同光三年十二月蓋閩去
京師遠明年二月延翰之奏始至京師理當然也又據
閩王列傳九國志皆云審知在位二十九年審知以唐
乾寧四年嗣位是歲丁巳至同光三年乙酉實二十九
年則運歷圖為是而舊史九國志云元年卒者皆繆也

○鑄本名延鈞五代舊史本傳云在位十二年九國志
云在位十一年閩王列傳紀年通譜皆云在位十年蓋
鑄以天成元年殺延翰自立是歲丙戌至清泰二年乙
未實十年而卒與閩王列傳合而舊史九國志皆繆也
鑄以清泰二年改元永和是歲見殺而舊史九國志遷
歷圖皆無永和之號又運歷圖書鑄見殺在天福元年
丙申者皆繆也○劉晏九國志云乾祐七年十一月夏
卒享年六十子承鈞立時年二十九乾祐七年十一月夏
元年也而五代舊史周世宗實錄運歷圖紀年通譜皆
云顯德二年冬晏卒又有晏僞中書舍人王保衡晉陽
見聞要錄云晏乙卯生卒時年六十一子承鈞立承鈞丙
戌生立時年二十九保衡是晏之臣其親所見聞所得
最實然而頗為傳寫差誤爾按保衡書晏乙卯生若享
年六十一當於乙卯歲卒則是顯德二年也又書承鈞
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則當是顯德元年甲寅歲也豈
有是卒於二年承鈞以元年嗣位理必不然以九國志
恭較晏享年六十顯德元年卒承鈞以是歲嗣位時年
二十九為得其實但見聞要錄衍一字爾其云二年卒
者皆繆也九國志又云承鈞立服喪三年至乾祐九年
服除改十年為天會元年當是顯德四年而紀年通譜
萬曆二十八年刊

五代舊史本傳云

紀年通譜

九國志

以顯德三年為天會元年者繆也晉與梁為敵國自稱
天祐者二十年故首列於年譜其後遂滅梁而為唐故
不列於世家

五代史卷七十一終

五代史卷七十二

宋歐陽脩撰

皇明

國子監

祭酒臣李延機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吉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四夷附錄第一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
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疆弱相弁國地大小
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
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

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嘗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爲利失之有足爲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疆爲中國患三代獫狁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爲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疆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梟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比

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爲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其一曰但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頗沒部六曰內會雜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嗚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饑死卽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

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爲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
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爲人多智勇而善
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
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
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
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
貴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
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
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
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

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
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
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
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
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篡唐
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
用於雲州東城置酒酒酣握手約爲兄弟克用贈以金
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遺晉馬千匹旣歸而背
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頃軍將郎公
遠等報聘逾年頃還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頃以良馬

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冊梁復遣公遠及
司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
晉然後封冊爲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
師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用病臨卒以一箭屬莊宗期
必滅契丹渾特等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未嘗
封冊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莊宗天祐十三年阿
保機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時莊宗已
得魏博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北兵存矩
逐和溝關兵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人契丹契
丹攻破新州以文進部將劉殷守之莊宗遣嗣德威擊
殷而文進引契丹數十萬大至德威懼引軍去爲契丹
追及大敗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
滿山谷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頭繫之於木漢人夜多自
解逃去文進又教契丹爲火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
中鎔銅鐵汁揮之中者輒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
遣李嗣源闔寶李存審等救之契丹數爲嗣源等所敗
乃解去契丹比佗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爲勇載
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醢而咒曰
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其風俗
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弁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

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
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
其所居橫帳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名
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
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
來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
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四樓門屋皆東
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
并擊已遣其子郁說契丹使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
機曰臣父處直使布愚欵曰故趙王王鎔王趙六世鎮

州金城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
之而爲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
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西樓足以娛樂今
捨此而遠赴人之急我聞晉兵疆天下且戰有勝敗後
悔何追阿保機躍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
可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爲
契丹必爲患不可召而處直不聽郁已去處直爲其
子都所廢阿保機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
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
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人馬

精甲光明燭日虜騎愕然稍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而
沙河水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
人馬饑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
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結在地方
隅整然雖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契丹雖
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海等
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
同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
於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州
見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
入謁阿保機問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
子以魏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
問今至矣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爲衆所推已副人
望阿保機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爲兄弟河南天子
卽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馬五萬徃助我兒而渤
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旣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
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
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
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
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

機卽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
二千人樂富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
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卽舉家斷酒解放鷹
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
所爲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絕
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
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爲盟約與我
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
爲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
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
之坤從至西樓而還當阿保機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
也爲劉守光參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見阿保
機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召
與語奇之遂用以爲謀主阿保機攻党項室韋服諸小
國皆延徽謀也延徽後逃歸事莊宗莊宗客將王緘譖
之延徽懼求歸幽州省其母行過常山匿王德明家居
數月德明問其所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爲
不可延徽曰阿保機失我如喪兩目而折手足今復得
我必喜乃復走契丹阿保機見之果大喜以謂自天而
下阿保機僭號以延徽爲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

令公後卒于虜耀屈之後更名德光葬阿保機木葉山
謚曰大聖皇帝後更其名曰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
顯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石為阿保機刻銘明宗
厚禮之遣飛勝指揮使安念德報聘定州王都反唐遣
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秃餒前
刺等以騎五千救都都及秃餒擊晏球於幽陽為晏球
所敗德光又遣惕隱赫邈益秃餒以騎七千晏球又敗
之于唐河赫邈與數騎返走至幽州為趙德鈞所執而
晏球攻破定州擒秃餒前刺皆送京師明宗斬秃餒等
六百餘人而赦赫邈選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為契丹直
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
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以為嗣然述律尤愛德
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
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
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為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
自遼東乃以瑞州為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耑慎
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
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
禮曰蓋來賓以為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
邈姓名曰狄懷惠捏列曰列知恩前刺曰原知感福郎

曰服懷造竭失訖曰訖懷有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邈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邈煎刺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狹石渌疇米磚長揚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父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爲已利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白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跡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於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揆刺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守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

塘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塘遣使求救於德光德光
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
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車
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塘曰吾爲爾今日
破敵可乎敬塘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
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
大敗敬塘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問曰大兵遠來
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
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
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敬達

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達而
德鈞父子按兵團柏谷不救德光謂敬塘曰吾三千里
赴義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塘爲皇帝自解衣
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子視爾猶子爾視子猶父已
而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
送至潞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
成吾命大相溫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
臨訣執手噓臧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十匹
戰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
高祖已入洛德光乃北執趙德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

八也事劉守光守文爲軍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曰李紹斌其子延壽本姓劉氏常山人也其父邴爲蓿縣令劉守文攻破蓿縣德鈞得延壽弁其母种氏而納之因以延壽爲子延壽爲人姿質妍柔稱涉書史明宗以女妻之號興平公主莊明之世德鈞鎮幽州十餘年以延壽故尤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爲樞密使罷至廢帝立復以爲樞密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吳兒會延壽於西唐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爲太原南

面招討使德鈞爲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疆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予亦可若翫寇要君但恐大兎俱斃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已爲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鑲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爲天子何邪德鈞慙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之述律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爲明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

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韓頰奉冊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卽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

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爲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旣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爲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

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洺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束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禦之遇前渡漳水與契丹戰於榆林幾爲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晉軍已至卽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饑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斃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脩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毋述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常有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僞爲好

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爲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出兵爲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強德光聞晉出兵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竝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樂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傅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爲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胄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堊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裘帽立馬于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諭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晉宮

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帝負義侯
遷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無殿庭
皆磔犬掛皮以爲厭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政殿
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袍裘左袵
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丑朔
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
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
四年爲會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爲帝
故契丹擊晉延壽常爲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
其母迷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

因李崧以求爲皇太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雖
我皮肉可爲燕王用者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是天子
之子燕王豈得爲之乃命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礪進
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
德光索筆塗其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爲中
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壽前爲樞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
以礪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故
晉相和凝竝爲宰相礪明宗時翰林學士晉高祖起太
原時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於團柏谷已而延壽爲
德光所鏢弁礪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爲翰林

學士礪常思歸逃至境上爲追者所得德光責之礪曰
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而不得生不如
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
逃去過在爾也因答唐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其愛之如
此德光將視朝有司給延壽貂蟬冠礪三品冠服延壽
與礪皆不肯服而延壽別爲王者冠以自異礪曰吾在
上國時晉遣馮道奉冊北朝道賫二貂冠其一宰相韓
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蟬以
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
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

豈非真天子邪其母述律遣人齎書及阿保機明殿書
賜德光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其國君死葬則於
其墓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如
事生置明殿學士一人掌荅書詔每國有大慶弔學士
以先君之命爲書以賜國君其書常日報兒皇帝云德
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爲諸州鎮刺史節
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數
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爲打草穀東西二三千里
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
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爲宣

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德
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爲國舅及將以爲節度
使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留翰守
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
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勳曰
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
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
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內男子
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
得髑髏十數萬枚爲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洛見其井邑
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爲罪首又顧張
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藥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
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羆
焉永康王元欲立諡德光爲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爲太
祖德光爲太宗

五代史卷七十二終

五代史卷七十三

宋歐陽脩撰

皇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

七暫掌國子監事臣敖文禎
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

監祭酒

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

俸一級

臣黃錦等奉

四夷附錄第二

元欲東冊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兀欲留不從號末
康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
小過輒挑目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
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笏

萬曆二十八年刊

五代史卷七十三

四夷

一

假其異書晉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
遙領武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樞宮女數人契
丹兵助晉于太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
紳殺突欲于其第晉高祖追封兀欲爲燕王德光滅晉
兀欲從至京師德光殺繼旻彥紳籍其家貲悉以賜兀
欲德光死樂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
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於兀欲兀欲
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變宜
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
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妻延壽以爲妹五月朔旦兀欲召

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兀欲謂延壽曰
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兀欲俱入食頃兀
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諸君可無慮也
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筭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
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罷去兀欲召
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
貲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
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卽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
使者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棄汴州而北至鎮州
兀欲已去翰以騎圍張礪宅執礪而責曰汝教先帝勿

用胡人爲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屈翰鏢之是夕礪卒兀欲爲人雋偉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兀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而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逆兀欲將廢之兀欲留其將麻荅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述律爲人多智而恐阿保機死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

我今爲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其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爲我見先帝于地下大將趙思溫本中國人也以材勇爲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溫辭不肯行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爲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

及矣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尸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兀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於木葉山遣人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荅據定州已而悉其衆以北麻荅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爲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鎮州麻荅尤酷虐多畧中國人剥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剔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荅已去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

萬騎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其來也馬不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虜衆皆懼以爲凶雖破內丘而人馬傷死者太半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彊之燕王述軋與太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於大神淀德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軋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述律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者然畋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兀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

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伐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咸爲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爲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爲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韓通爲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艘舩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漠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漠兵不血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述律後爲庖者因其驛而殺之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疆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漠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萑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殆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漠三關遂得復爲中國之人而十四州

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爲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爲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畧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人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未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

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未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旋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燦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楸

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
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比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
述律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
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
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
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
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
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
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裏潭始有
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

而飽自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
里皆蕪蕒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
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
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
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
者得入人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皆祕
不肯言嶠所日見囚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
異已而翰得罪被鑱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
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
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千餘家乃契丹所虜

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木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麩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畧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畧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媼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是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媼厥律畧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蘆河夏秋水厚二尺春冬水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韃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爲衣不鞞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韃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二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

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
織毛錦地充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
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
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
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筭十餘隻教其
每走十餘里遺一筭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
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皇馬二十匹遣
十人齎乾餼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
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
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

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
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
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
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
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
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爲階

虜記云契丹年號諸家所記舛謬非一莫可考正惟嘗見於中國者可據也據耶律德光立晉高祖冊文稱准天顯九年歲次丙申是歲乃晉天福元年推而上之得唐天成三年戊子爲天顯元年云契丹附錄德光與唐明宗同年而立立三年改元天顯與此正合矣又據開運四年德光滅晉入汴肆赦稱會同十年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爲會同元年是天顯盡十年而十一年改爲會同矣推此二者其據甚明餘皆不足考也附

錄所載夷狄年號多畧不
書蓋無所用故不必備也

五代史卷七十三終

五代史卷七十四

宋歐陽脩撰

皇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

讀學士暫掌國子監事臣敖文禎

可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

國子監祭酒

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

仍加俸

一級

臣黃鉞

等奉

青重修

四夷附錄第三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
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爲五部一曰阿
耨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
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

趨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彊
盛室韋奚霄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
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射獵常
採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托其族至數千帳始
分爲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稌
秋熟則來穫害之山下人莫知其處爨以平底瓦鼎煮
稌爲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刺立莊宗破劉
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拽刺立同光
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
不魯之姊爲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
祖入立割幽州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

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刺迎謁馬前德光
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刺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
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拽刺常以兵從其後不復見於
中國自去諸徙媯州自別爲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
亦爲契丹所并不得能自見云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自後魏以來
名見中國居於青海之上當唐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
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
連等族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爲陰山府都督與討麗勛

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爲晉王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
蔚州界中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爲
柵莊宗爲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爲都督賜其姓名
爲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晉高祖立割鴈門
以北入于契丹於是吐渾爲契丹役屬而苦其苛暴是
時安重榮鎮成德有異志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
乃自五臺山入處中國契丹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責
誚高祖高祖恐懼遣供奉官張澄率兵搜索并鎮忻代
等州山谷中吐渾驅出之然晉亦苦契丹思得吐渾爲
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鎮大原慰撫之終高祖時承福
數遣使者朝貢後出帝與契丹絕盟召承福入朝拜大
同軍節度使待之甚厚契丹與晉相距于河承福以其
兵從出帝禦虜是歲大熱吐渾多疾死乃遣承福歸太
原居之嵐石之間劉知遠稍侵辱之承福謀復亡出塞
知遠以兵圍其族殺承福及其大姓赫連海龍白可久
白鐵匱等其羊馬貲財鉅萬計皆籍沒之其餘衆以其
別部王義宗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初唐以承福之族
爲熟吐渾長興中又有生吐渾杜每兒來朝貢每兒不
知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渾何曼刺來朝
貢不知爲生熟吐渾蓋皆微不足考錄

達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爲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靺鞨當唐末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溫于越相溫咸通中從朱耶赤心討龐勛其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爲赫連鐸等所敗嘗亡入達靺鞨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俗善騎射畜多駝馬其君長部族名字不可究見惟其嘗通於中國者可見云同光中都督折文通數自河西來貢駝馬明宗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詔達靺鞨入契丹界以張軍勢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

生界達靺鞨蓋唐常役屬之長興三年首領頡哥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訖于顯德常來不絕

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隣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罽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多壽往往至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爲最疆唐德宗時党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號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疆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

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駑壯皆售而所售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爲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賚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爲言乃詔史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爲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佗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褒勒彊賴埋廝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

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至周太祖時府州党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來朝貢廣順三年慶州刺史郭彥欽貪其羊馬侵擾諸部獨野雞族彊不可近乃誣其族犯邊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雞族苦彥欽不肯聽命太祖遣邠州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等討之建武勇於立功不能通夷情馳軍擊野雞族殺數百人而喜王折思殺牛三族聞建武擊破野鷄族各以牛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誘建武軍至包山度險三族共擊之軍投崖谷死傷

甚衆太祖怒罪建武等選良吏爲慶州刺史以招撫之
其他諸族散處沿邊界上者甚衆然其無國地君長故
莫得而紀次云

突厥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至唐之末
爲諸夷所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際嘗來朝貢同光三年
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
阿熟來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海等來凡四至其後不
復來然突厥於時最微又來不數故其君長史皆失不
能紀

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當唐之盛
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
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二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羈
縻西域三十六國唐之軍鎮監務三百餘城常以中國
兵更盛而涼州置使節度之安祿山之亂肅宗起靈武
悉召河西兵赴難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
萬皆陷于虜文宗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
州城邑如故而陷虜之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
皇帝尤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寶時陷虜者子孫其
語言稍變而衣服猶不改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
党項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

能撫有惟其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其州爲回鶻
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
時嘗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其肅威等
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
後孫超遣大將拓按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
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
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義朝爲節度使發
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以東爲突
厥党項所隔鄆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人
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

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
繼勳代文謙爲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
州押牙陳延暉齎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暉
立以爲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適嘉施來請命
漢卽以爲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
市馬京師因來請命卽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
申師厚者少起盜賊爲兗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
師厚敝衣蓬首日候峻出拜馬前訴以饑寒峻未有以
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卽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國未
嘗命吏請募率府率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

奏起師厚爲左衛將軍已而拜西河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押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崇樂劉少英爲將吏又白安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用其酋豪爲刺史然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

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爲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爲瓜州團練使其所貢礪砂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氍金星磬胡桐律大鵬砂氍裼玉團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紀而吐蕃不見於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氍帽亂髮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回鶻爲唐患尤甚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著矣唐嘗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爲舅其國本在娑陵木上後爲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爲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衆西徙役屬吐蕃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以回鶻散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其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其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爲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爲甥梁乾化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來而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易言等官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押領還蕃至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績持節冊仁美爲英義可

汗是歲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于想等來同光四年狄銀卒呵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者冊仁裕爲順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冊爲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爲狄銀親疎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犂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礪砂膾胸臍金剛鑽紅鹽剡氎駟駘之革其地宜白麥青麩麥黃麻莠韭胡荽以橐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以爲禮婦人總髮爲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旣嫁則加氈帽

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縲放之自明宗時常以馬市中國其所齎寶玉皆鬻縣官而民犯禁爲市者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

于闐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無來四夷其嘗自通於中國者僅以名見其君世終始皆不可知而于闐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嶺與婆羅門爲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疎勒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

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鬱金羆牛尾玉氍等晉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晦爲判官冊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匡鄴等自靈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居晦頗記其往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居晦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其會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茸州茸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

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其州西始涉磧
磧無水載水以行其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澁木澁
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羆皮乃可行
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大門關又西百
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辨髮
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
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
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
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
窟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

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
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磧漢明帝特征匈奴屯田於吾盧
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嘗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匡
鄴等西行人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
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
自仲雲界西始涉磧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甑以
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
緝州緝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
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
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爲酒

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涪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滂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滂玉自靈州渡黃河至于闐往往見吐蕃族帳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匡鄴等至于闐聖天頗責謂之以邀誓約匡鄴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來

高麗本扶餘人之別種也其國地君世見於唐比佗夷狄有姓氏而其官號畧可曉其義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而其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二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

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別叙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別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義以越王爲問曰若今正義皇靈述延年辟穀雌圖載日食星變皆不經之說

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北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乞四比羽走遼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

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并有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據挹婁臣于唐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爲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元年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其國土物產與高麗同諲譔世次立卒史失其紀

新羅弁韓之遺種也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其大族曰金氏朴氏自唐高祖時封金眞爲樂浪郡王其後世常爲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朝貢長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朴英溥世次卒立史皆失其紀自晉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
界高麗西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其衆分
爲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
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
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
來兀兒胡獨鹿若其兩部會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
次立卒史皆失其紀至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
立嘗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末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
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
葛乃以龜年爲使虎爲副葛爲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屬
白苴咩城龜年等不至苴咩至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爲
甥舅僖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人隨龜年
等求公主已而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同光三
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蠻
數十人又得徐葛乃自言嘗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遣
葛等持金帛招撫南詔諭以威德南詔不納至明宗時
嵩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罕之遣
大鬼主傅能何華來朝貢明宗拜罕之爲遠將軍又以
大渡河南山前甲州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勿定標莎

爲定遠將軍明年遣左金吾衛將軍馬昭遠爲入蠻國
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牂牁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爲生而無城郭聚
落有所攻擊則相屯聚刻木爲契其首領姓謝氏其名
見於唐至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
宋朝化冠帶如中國貢草豆蔻二萬箇朱砂五百兩蠟
二百斤

昆明在黔州西南二千里外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
披氊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嘗一至其首領號昆明
大鬼主羅殿王普霞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

若土附牂牁以來

古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鄰
真蠟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
水兕山羊鳥獸之奇犀孔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
五年其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
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爲函
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
衣雖敝而香不滅五代四夷見中國者遠不過于闐占
城史之所紀其西北頗詳而東南尤畧蓋其遠而罕至
且不爲中國利害云

五代史卷七十四終

五代史卷七十四終

